

文/冯长根

博导、博士生科研复述和杂谈(24)

——从《红楼梦》中的一个情节

谈博士论文为何物

小说《红楼梦》第三回在叙述黛玉初进贾府时，有一个小小的情节一闪而过，最初让人感到也就是日常的对话，仔细想来有点意思。小说中写道：

宝玉便走近黛玉身边坐下，又细细打量一番，因问：“妹妹可曾读书？”黛玉道：“不曾读，只上了一年学，些须认得几个字。”宝玉又道：“妹妹尊名是那两个字？”黛玉便说了名。宝玉又问表字。黛玉道：“无字。”宝玉笑道：“我送妹妹一妙字，莫若‘颦颦’二字极妙。”探春便问何出。宝玉道：“《古今人物通考》上说：‘西方有石名黛，可代画眉之墨。’况这林妹妹眉尖若督，用取这两个字，岂不两妙！”探春笑道：“只恐又是你的杜撰。”宝玉笑道：“除《四书》外，杜撰的太多，偏只我是杜撰不成？”

这是一个小情节。一开始宝玉问黛玉“可曾读书”，接着又问“名”和“字”，因为宝玉要送黛玉“颦颦”两字，探春在此处流露出一种当时文化人的习惯，好奇要问一问，不禁打入宝黛二人的对话之中，追问“何出”。在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中，探春的插话已经白话化了，她问：“这出自什么典故？”然后在书中探春笑宝玉：“只恐又是你的杜撰。”电视连续剧《红楼梦》写得比书中的语气要肯定和直白，剧中探春说：“这又是你杜撰。”且神态轻蔑，好像在谴责似的。接着就是宝玉的回答。

宝玉的回答是小说（包括电视连续剧）的一个亮点，但在实际上这个亮点马上被另一个更亮的亮点——宝玉摔玉风波——遮盖了。任何一部小说中，风波往往吸引人们的注意力。

宝玉是怎么回答探春的？宝玉说，除《四书》外，杜撰的太多，偏只我是杜撰不成？宝玉的回答彰显了年轻人的机敏，很有意思。宝玉实际上是反唇相讥。用现在年轻人的口气，恐怕是这样——你说我瞎

编，我就是瞎编，瞎编的人多着呢！但年轻人感到话只这么说有点缺陷，赶紧补上一句——嗨，我告诉你，《四书》除外。

曹雪芹在这个小情节中究竟要表达什么思想，不是本文的任务，并且已经有许多研究《红楼梦》的专家发表了看法，他们都很专业，而且微言大义。本文只说说一点浅白的看法。总的看，有这么几层意思：一是《四书》不是杜撰的，二是《四书》以外的书中杜撰的书太多，三是杜撰的不仅仅是宝玉一人（你用不着攻击我）。宝玉究竟杜撰了什么？看起来宝玉经常杜撰，这次杜撰是指《古今人物通考》这本书，从探春与宝玉的问答中就可看出来。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给小说的注释中说，这本书“未详。从下文看，可能是宝玉的杜撰。”（见《红楼梦》50页）可见，研究红楼梦的专家们并没有在现存的古籍中看到过有《古今人物通考》这本书。

《四书》是什么？这是指四本书：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。这四本书用现在的话来说，是中国文化的根源性典籍（见楼宇烈《中国的品格——楼宇烈讲中国文化》第65页）。根源性典籍本来应该有九本，即《论语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周易》、《三礼》、《书经》、《诗经》、《春秋》（在这里《大学》和《中庸》是《三礼》中《礼记》的两篇文章）。为什么宝玉只提《四书》？红楼梦第九回中宝玉的父亲有过要求，他说：“什么《诗经》古文，一概不用虚应故事，只是先把《四书》一气讲明背熟，是最要紧的。”（见第131页）

贾政的要求中，“先把《四书》一气讲明背熟”值得注意，“背熟”不言而喻，“讲明”就不是那么简单了，老师肯定要用到那些《四书注解》一类我们今天称《讲义》或《教学参考书》的书。考虑到从《四书》的年代，到曹雪芹和宝玉的年代，要用“千

年”作为尺度，《四书注解》一类的书，已经多得恐怕用卡车也不一定装得下。曹雪芹让宝玉说“除《四书》外，杜撰的太多”，指的是哪些书？应该说是清清楚楚的。用今天的话说，宝玉是对那些帮助“讲明”的书有气，认为虚假。

我却从以上分析中得到了另一个感叹：在中国漫长的文化史上，为什么大家只对这寥寥的几本书，四本也好，九本也好，讲来，讲去。为什么不能有更多的有影响的书？我很盼着书中的宝玉在反击探春时，再说一句这样的话：“我一定写一本《古今人物通考》，你等着。”可是，如果是这样，就不是《红楼梦》了。

这就可以回到本次“杂谈”的题目上来了：博士论文为何物？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改变了在《红楼梦》书中所创造的这种氛围。人人明白探春与宝玉的这番对话，有谴责宝玉之意，但去掉这个旧文化氛围，若让宝玉攻读一个博士学位，在今天的时代，宝玉绝对可以对探春说：“我一定写篇博士论文《古今人物通考》，你等着。”的确，我们期盼引领专业、超越主流的博士论文。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，写出所在时代最一流成果的学术论文，实际上是在上述四本、九本的基础上，接着已经出现的名著，再增加几十本、几百本、几千本、以至于几万本，甚至更多。21世纪的中国学者们，的确在这样做，你不妨去看一看街上书店中满排满排的新出的各专业的年轻、年长学者们的书，这么多，又充满思想，其中一些就源于他们的博士论文，太令人鼓舞了。顺便说一句，在《古今人物通考》中，竟然是写的“西方有石名黛，可代画眉之墨”，令人匪夷所思，“人物”应改为“名物”才好一些，曹雪芹为什么这样写？

在校的博士生、毕业博士，我们一起努力吧！